

少年罗瑞卿的『觉醒年代』

□ 李力可 张海磊



1922年，从大林寺城北小学毕业后的罗瑞卿考入南充县立中学普通科。当时，张澜聘请了共产党员张秀熟、李鸣珂等人来校任教。在张澜和老师们的影响下，罗瑞卿每天都到阅览室阅读《新青年》《新蜀报》等进步报刊，也结交了任白戈、任伯芳等同样追求进步的同学。“《新蜀报》主笔萧楚女的文章说服力极强、充满感情，极大地影响了少年罗瑞卿。”罗瑞卿纪念馆馆长雷军说。

1924年，罗瑞卿又参加了南充反“佃当捐”的斗争。当时，军阀何光烈在南充推行“佃当捐”，收取地主和佃户、当铺老板和当户双方各出地租和典当钱的1/10作为捐税，引起南充各界愤慨，南充县立中学进步师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“佃当捐”斗争，罗瑞卿和两位同学将何光烈的“征收委员”秦同淮痛揍一顿。

听说学生打了“征收委员”，何光烈的官兵砸了南充中学的校牌，并包围了学校，与护校学生对峙。张澜对何光烈欺压鱼肉百姓的行为早就深为不满，他嘱咐要保护好罗瑞卿等学生，并与何光烈斗智斗勇。慑于张澜威望，何光烈最后与学校达成了“校方严加管束学生、军方停征佃当捐”的协议。

1924年1月，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。1925年秋，共产党员吴玉章以国民党党员身份来到四川南充县整顿国民党。“吴玉章在南充经常到军队、学校、工厂演讲，而且每晚都要接见工人、学生等进步势力的代表，发展革命势力。在此期间，罗瑞卿经常抽出时间去听吴玉章的演讲。”雷军介绍。

在任白戈引荐下，罗瑞卿拜访了吴玉章。吴玉章语重心长地对罗瑞卿说：“人生在世，要做出一番对人民有益的轰轰烈烈的事业，如同小说、舞台上的英雄豪杰一样，他们一出来，人高兴。青年人，你们肩负着历史的重任，你们不但要读书学习，而且还要关心国家啊。”吴玉章的话，使罗瑞卿深受启发和鼓舞，觉得豁然开朗。

丝厂里的学生教员

创办于1912年的六合丝厂，由张澜和湛克勤共同在南充创办，曾是亚洲最大的丝厂。如今，走进六合丝厂，可以看到清末民初、新中国成立初期、改革开放后等不同时期建设的厂房依然保存完好，不少厂房至今仍仍在生产丝绸。

“民国时期，六合丝厂有五六千工人，南充家家户户都有在丝厂工作的亲友。抗战期间，六合丝厂丝绸产量占全四川的一半，是换取军需的重要物资来源。”四川南充六合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工会主席李永春介绍。

1924年，罗瑞卿转入南充县立中学蚕桑班学习，在这个由张澜为发展蚕桑业而创办的班级上，罗瑞卿除了学习中学共同课程外，主要学习养蚕、种桑、缫丝等专业课程。

此后，他和共产党员以及南充中学的

一些进步学生又来到六合丝厂，从事工人运动，开展演讲，与工厂资方进行改善工人待遇的斗争。1926年，南充成立工会，并创办了工人夜校，罗瑞卿在夜校任教，辅导工人学习文化并开展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。

同年，罗瑞卿等进步青年和六合丝厂的数百名工人一道，与资本家湛克勤进行了数次面对面的斗争。湛克勤看到局面不好收拾，不得不作出一些让步，提高了工人的工资，并改善了工人的福利。“罗瑞卿等进步青年启发了丝绸工人的思想觉悟，工人们在他离开南充后仍然不断开展工人运动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六合丝厂还涌现了全国劳动模范等先进个人和集体。”李永春说。

这一斗争轰动了整个南充。之后，其他工厂的工人们也都相继开展反对资本家剥削的斗争，提出了“增加工人工资、改善工人福利”的口号。

违反外祖父“约法三章”

“在罗瑞卿的成长过程中，鲜锦堂扮演了非常复杂的角色，一方面他资助了罗瑞卿的学业，另一方面他也是极为顽固的封建家长。”雷军说。

罗瑞卿就读于南充县立中学期间，母亲罗鲜氏病重，父亲罗春庭整日游手好闲，罗家田地已快变卖一空。为了让家中省下一张嘴吃饭，罗春庭将罗瑞卿介绍到一家绸缎铺当学徒，并为他包办婚姻娶一位林姓姑娘为妻，这让罗瑞卿颇为不满。

鲜锦堂得知外孙的遭遇后大为光火，接回了罗瑞卿并将他重新送回南充县立中学。但他也同罗瑞卿“约法三章”：一不准看鼓吹民主主义思潮和马克思主义思潮的“异端邪说”；二不准参加任何党派，包括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；三是规规矩矩读书。

复学后不久，罗瑞卿便参加了反“佃当捐”斗争，违反了“约法三章”，但作为大户也得到斗争好处的鲜锦堂只是警告了罗瑞卿，让其“下不为例”。

孙中山去世后，酷爱川剧的罗瑞卿又参演了学校组织演出的文明戏《孙中山之死》。得知外孙不好好念书去当“戏子”，鲜锦堂又训斥了罗瑞卿。南充秘密建立共青团组织后，不愿与外祖父闹翻的罗瑞卿对即将加入共青团的任白戈说：“虽然我和外公有约在先，现在还不能参加共青团，但有什么事大家一起干，我和革命生死同心。”此后，罗瑞卿为任白戈打抱不平，并追随共产党员参加了工人运动、担任夜校教员等。“这些举动无疑都加剧了罗瑞卿与外祖父之间的冲突。”雷军说。

1926年，母亲罗鲜氏病逝后，对于家庭再无半点留恋的罗瑞卿决心离家出走。罗瑞卿在自传中写道：“当时，我母亲已死。我对于那个家失去了任何的留恋，加之对于我那个旧式婚姻的不满，因此就想逃离这个家。当时并没有多少革命觉悟，就是闹一点所谓家庭革命，或者叫作赶时髦，当然也幻想学一点本领，能够做一点事业，加之我所钦佩的两个教师李鸣珂、烈士训（两人皆为共产党员）都是成都高等蚕桑学校毕业的，所以就决心去成都投考这个学校……”

发现罗瑞卿要走，鲜锦堂再次训斥了他，并让小儿子鲜玉府盯梢儿。鲜玉府在看到罗瑞卿与同学一道走时，想要上前阻拦，被罗瑞卿沉声喝道：“大老表（小舅舅），你不要过来。你过来我就不客气了。”鲜玉府一看自己不是对手便转头回家报信，而罗瑞卿则大步流星赶赴成都。不久后，罗瑞卿决定投笔从戎，通过同学韩旋得到鲜锦堂汇来的一笔路费后，乘船来到重庆，在已先期到达重庆并在共青团省委工作的任白戈介绍下，报考了黄埔军校武汉分校，走上了革命斗争的道路。

（摘自2021年第16期《人民周刊》）

汤景仲：文武兼备指挥员

□ 张志龙

“景仲同志为祖国为人民终身英勇奋斗到底的精神，将千古照耀，永垂不朽。”在辽宁省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里，有文武兼备指挥员之称的汤景仲烈士墓碑文上这样写着。

汤景仲，1917年生，字升堂，山东寿光市孙家集街道汤家庄人。1937年，日寇侵入寿光境内，全县爱国青年纷纷寻求抗日报国之路。汤景仲到当地牛头镇参加了武装起义，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八支队分队长。之后，他随部队转战，屡立战功。1939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汤景仲作战英勇，文武兼备。抗日战争时期，在鲁中南坚持游击战争，历经临朐五井战斗、数次反扫荡斗争、西高庄战斗等。解放战争时期，汤景仲率部从山东进军东北，参加解放东北的战斗。1947年，任东北野战军第三纵队八师二十二团团长，率部参加了三保临江及1947年夏、秋、冬季战役。在通化龙爪沟门战斗中，率领部队抗击敌人，奋战七昼夜，从侧面背后袭击敌人，行动果敢，出奇制胜，与友军配合，歼敌一个整团，缴获军用物资若干。

在抗美援朝战争中，汤景仲继续发扬人民军队指挥员的优良传统。每次战斗他都是亲临前线，英勇顽强，屡建奇功。

1950年10月19日，汤景仲协助师首长率一一八师指战员从丹东渡江进入朝鲜境内。25日，部队在北镇两水洞与敌人遭遇。他奉命从

左翼进攻，部署兵力，将所属三五四团设伏，形成布袋口阵势，命三五三团配合围歼，待敌人进入伏击圈内，展开激战，战斗到中午，将敌人全部击溃。毙敌300多人，俘敌160多人，缴获火炮22门，汽车38辆，其他枪支弹药和军用物资大批。志愿军入朝作战，首战告捷。

1951年元月中旬，敌人又发动来势汹汹的反扑，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组织了第四次战役。时任一一八师参谋长的汤景仲奉调东线的阳德院地区作战。在横城战斗中，汤景仲于2月11日晚奉命率主力部队，越过大山，直插敌八师的心脏——广田台。当时，山高雪深，他率领全体指战员忍受艰苦，坚决完成了任务，歼敌近千人，缴获甚多，获志愿军司令部首长通报表扬。

1952年4月下旬，汤景仲所在部队奉调换防。换防后，汤景仲与师长罗春生到新防地检查工事过程中，5月12日在涟川新寺洞，不幸遭敌人飞机空袭，壮烈牺牲，时年35岁。汤景仲牺牲后，安葬于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。

英雄已逝，但崇高精神仍鼓舞着后人。汤景仲故乡汤家庄村党支部书记汤华顺说，汤景仲是当地的骄傲和自豪，是为国牺牲的烈士。村里现在每年都有当兵入伍的，希望烈士的崇高精神鼓舞着大家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更大的贡献。

（摘自2019年7月3日《光明日报》）

历史上的三支“红四军”

□ 胡遵远

雄关漫道，鼓角铮鸣。在人民军队波澜壮阔的历史中，“红四军”无疑是红军时期最响亮的一个番号。在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，曾经有过三支“红四军”的番号。

第一支“红四军”是毛泽东、朱德于1928年4月在井冈山胜利会师后，成立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，5月25日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，简称“红四军”。这是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成立的第一支“红四军”，也是第一支打出“红军”旗帜的部队。其军长为朱德，党代表毛泽东，参谋长王尔琢。1930年6月19日，根据中共中央决定，红四军与红三军、红十二军在福建汀州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路军，后改称红一军团。1930年8月23日，红一军团与彭德怀领导的红三军团在湖南浏阳合编组成红一方面军。

第二支“红四军”是1928年6月贺龙等人在湘西西成立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，军长贺龙，参谋长黄鳌。1929年春，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，军长仍是贺龙。1930年7月4日，这支红四军与周逸群、段德昌领导的红六军合编组成红二军团，红四军改称红二军，仍由贺龙兼任军长。1936年7月，红二军团与红六军团、红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。

第三支“红四军”则是1931年在鄂豫皖边区建立的。1931年1月，由许继慎任军长的红一军与蔡中照等领导的红十五军合编，改称红四军。军长旷继勋（后由徐向前接任），政委余笃三（后由曾中生、陈昌浩先后接任）。1931年11月7日，红四军与红二十五军合编成红四方面军。

在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，这三支“红四

军”都曾占据重要地位，后来分别发展成为红一方面军、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。

那么，为什么当时各地成立的红军队伍都要用“第四军”这个番号呢？朱德后来在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·斯诺的采访时说，这是为了保持北伐时第四军“铁军”的大名、发扬第四军英勇作战的优良传统。

1926年5月，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由叶挺独立团作为先锋向湖南挺进，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。北伐时期的第四军是当时共产党影响力最大的部队，各级干部中很多是共产党员。在以叶挺为首的众多共产党员领导下，第四军在北伐中建立了赫赫战绩，被誉为“铁军”。

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变后，国民革命军第四军“东征讨蒋”进军到九江、南昌一带。1927年8月1日，由我党掌握的第四军参加了南昌起义，随后南下。不久，在朱德、陈毅率领下，该部转战湘南，并举行了湘南起义。

1928年4月下旬，朱德、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起义农军到达井冈山，同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师。为发扬大革命时期第四军英勇作战的优良传统，保持第四军“铁军”的英名，我党将这支军队命名为“工农革命军第四军”。

（摘自2021年12月23日《中国国防报》）



扬中位于扬子江中，成洲千百年来一直由周边府县管辖，直到1904年才独立建置。扬中水上交通发达，物产丰富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。

1938年6月1日，新四军第1支队司令员陈毅奉命率部离开南岭陵园。2日晚，率部通过宣城铁路，向敌人侧背进军。14日到达句容茅山地区，着手创建茅山根据地。为贯彻中央分兵北渡的方针，寻找新四军主力渡江的地点，1938年9月至11月间，陈毅多次率领江南抗日义勇军挺进纵队主要领导，勘察长江南岸的龙潭、高资、大港、大路一带的江滩、渡口，甚至冒着遭受日寇巡逻艇袭击的危险，行船到江中远眺扬中。

从地理位置来看，扬中与大江南岸间的夹江不宽，最狭处只有百十米，而且港口、船只多，水上交通发达，有利于在日寇控制长江的条件下来往大江南北；岛内河港交织，芦苇丛生，有利于新四军开展游击战。从经济上看，扬中虽是江中一洲，但面积大，人口多，地势平坦，物产丰富，是个鱼米之乡，有利于解决部队给养。从军事上看，扬中远离城市和铁道线，日寇若进犯，大部队来了展不开，小部队来了不顶用，有利于建立抗日根据地。据此，陈毅把扬中确定为新四军北上的渡江跳板，指示挺进纵队尽早占领扬中，“把跳板架过长江

去”。

当时，驻守扬中的是国民党江苏省保安第9旅第3团贾长富部，他们不仅欺压百姓，无恶不作，而且顽固反共，暗中勾结日寇，还不派遣特务过江，暗杀共产党干部。因此，不消灭第3团，新四军就难以上岛立足。1938年10月6日，江南抗日义勇军挺进第一支队奉命兵分两路，首次攻打扬中，先后占领老郎街、八字桥和县政府所在地三茅镇。不料，贾长富部把守的三茅镇是一座空城，这次战斗仅俘获20余人，缴枪10余支。

陈毅判断敌人可能使诈，令部队迅速撤回江南，等待时机消灭敌主力，再占扬中。慎重起见，陈毅又亲笔写了一封信，派警卫员送给

挺进纵队，要他们勿为一时胜利所惑，必须立即撤出，并及时报告撤退情况。

事情果然不出陈毅所料。第3团事先得到密报，已将主力分散隐藏在三茅镇乡间，并严密封锁消息。同时，该团向国民党江苏省保安第9旅旅长张少华请援，妄图把挺进纵队消灭在三茅镇。10月9日，挺进纵队根据陈毅命令，刚撤至江南姚桥一带，保安第9旅2个团和保安第4旅1个团就尾追而至。1939年春，在摸清第3团兵力部署后，新四军一部协同挺进纵队第1、第2支队趁夜再次攻打扬中。具体安排是：由第1支队1个营包围驻老郎街之敌，1个营攻打八字桥之敌和乡间小股匪军；第2支队2个营和第1支队1个

□ 锦 春 言 丰

营解决三茅镇的国民党县政府和第3团团部。战斗于拂晓前结束，第3团两个多营被全歼，少数逃窜到乡间的顽匪也陆续被肃清，扬中全境为新四军占领。

不久，挺进纵队又派出一部北渡长江，控制江都仙女庙以东之大桥、嘶马、吴家桥一带。这样，从丹北到扬中，从扬中到大桥，一条宽阔的“跳板”在滔滔长江上架设起来。随后，挺进纵队司令部从江南移至扬中老郎街。

半个月后，陈毅来到老郎街挺进纵队司令部。他高兴地对挺进纵队司令员管文蔚说：“老管，你们打得好！有了扬中，我们过江就容易了。这块‘跳板’，你们一定要守住，不能丢失。”

陈毅在扬中视察了整整一个星期，他认为扬中不仅是新四军北渡的军事跳板，还是党的工作向北发展的政治跳板。他亲自给挺进纵队创办的《群众导报》题写报名，还赋诗三首，盛赞扬中。

其一、《长江跳板》：“滔滔江水向东流，北渡如何得自由？立足扬中无限好，贾团狡猾不须忧。”

其二、《政治跳板》：“地利天时好，人和更不同。古今皆有训，中外亦相通。北斗能高照，孤军定落空。太平民主化，意义具双重。”（注：扬中古称太平洲）

其三、《知己知彼》：“长江跳板稳如山，众寡悬殊不等闲。自古能兵怀远略，迄今善战更高瞻。遵循马列无穷力，依靠人民哪畏难。灭敌反顽联二李，老三老二又何难。”

（摘自2021年12月26日《解放军报》）

